

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剖析《素食者》中的三种女性形象

王 睿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玉林 537000

摘 要: 本文站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上,解析了《素食者》中三种女性在受到压迫后表现出的形象,“被规训的逆来顺受者”“受压迫而反抗的自我牺牲者”“认清现实选择妥协的清醒沉沦者”,从三个维度上分析了面对社会凝视、家庭暴力等诸多困境,个体女性呈现出的反应及个人反抗失败的必然命运。社长夫人迎合丈夫的话是女性面对社会凝视和男权压制的一种麻木;英慧拒绝吃肉的反抗以及被诊断为精神病送去医院是父权社会下女性悲剧的写照;仁慧清楚认知到自己背负的命运而不去挣扎,则是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这一需求而妥协。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素食者》;暴力

引言

2021年《素食者》的三个板块汇编出版,于2024年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全文讲述了一个平凡普通,能够按部就班做好一切自己作为人妻被丈夫要求做的事情的妇女,在一个噩梦之后拒绝吃肉这一异常行为,引发的一系列“正常”纠正和干预,双方对撞之下一个又一个现实主义问题跃然纸上。

全文的核心矛盾从英慧母亲的一句话,“你现在不吃肉,全世界的人就会把你吃掉。”^[1]中窥见一斑,英慧因为在梦中生啖肉块而拒绝食肉再往后拒绝进食,最后想象自己是一棵树这样一整个自我崩解再重组的过程,在别人眼里发“精神病”的各种行为,并非真的是个体的精神问题,而是由于一套价值体系对一个面对残害的失能者的暴行过于深刻,故而导致被害者选择用这样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去寻求解脱,拒绝暴力。脱离原书文本,“变成树”这一举动可以联想到作者韩江之前的短篇小说集《植物妻子》,她在《素食者》末尾作者的话中说道:“十年前的早春,我写了短篇小说《我女人的果实》。故事讲的是一个女人在公寓的阳台上变成了植物,然后生活在一起的丈夫把她种到了花盆里。我当时就在想总有一天会继续创作这个故事...”^[1]毋庸置疑,《素食者》是《我女人的果实》的延续,这种生理上的退化和精神上趋近自然的表现符合“生态女性主义”定义,即“将女性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紧缚。”^[2]基于此,我们能够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受到父权压制的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展开讨论。

1. 被规训的逆来顺受者

“在传统男权制文化中,女性只有在外貌、姿态、动作、

声音、身材、精神和价值方面达到所谓的女性标准,才能得到喜爱、雇佣、提拔,才能被选中...”^[3]这是长时间以来女性迫于环境压迫的选择,女性往往根据男性的需要被物化,其价值实现于满足男性需求的过程中。书中通过对特定场景和人物言行的描写塑造了相当多的女性形象,如书本开头一大段英慧丈夫郑先生对于妻子食素前的心理描写,说明了他为什么在那么多女人中挑选出英慧这个极其平凡却能完美的托举着他同时又让他感到舒坦无压力的妻子。在他的视角里,英慧不是最完美的但却是最合适的,尤其在“看到那些为了确认丈夫行踪,一天到晚会给丈夫的同事或好友打上数通电话,或是定期发牢骚、找茬儿吵架的女人。”他对这样的妻子感激不尽,因为妻子达到了他的标准。

同样,顺从丈夫指令逼着英慧吃肉的母亲,揣度丈夫意思顺势抛出他们想要了解的问题或一些能够彰显他们对于某个方面充足学识的话题的专务夫人以及社长夫人等,她们也在无形中去让自己达到“标准”,像是没有自我思维的提线木偶,在特定的环境做特定的事情说特定的话,然后顺理成章的得到与这些行为相对应的反馈,麻木不仁的需要与被需要,周而复始。

2. 受压迫而反抗的自我牺牲者

2.1 女性反抗是挑战男性权威必然受到强压

“只有达到女性标准才会得到认同和喜爱,任何拒绝和反抗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3]拒绝和反抗这类异常行为通常被看做一种对于男权的挑衅,父权制兴起后女性饮食中动物蛋白比例显著下降导致体格弱化,这样的一种结构性剥

削却被美化成“女性应当克制欲望”的道德要求，由此可见“食肉”是父权象征体系的延伸，即男性通过掌握食物分配权来巩固家庭地位。自始至终不食肉的英慧是被家庭和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的异类，尽管在她的视角里面自己已经得救并且找到自我。所以同样不难理解为什么英慧的父亲会使用强暴的手段逼迫她吃肉并且固执的认为：“她只要吃一口肉，就会重新吃肉的，这世上哪有不吃肉的人！”^[1]，这句话代表着他对英慧饮食必须合乎他观念的一种固执，而在英慧小时候那只因为咬了她的腿而被父亲绑在摩托车后面活活拖死并且烹食的狗，则是证实英慧父亲刚愎自负的想法的载体，英慧的父亲在这个家是凌驾众生命体的存在，一切不符合他认知和行为标准的，都会被暴力强制纠正。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英慧在梦中咀嚼生肉的行为是主动而非被动，“我的双手和嘴巴都是血，因为刚刚在仓库的时候，我吃了一块掉在地上的肉。我咀嚼这块软乎乎的肉，咽下肉汁和血水...”^[1]，这对应的可能是过去那么多年对于丈夫要求的“配合”，即她默许了对于施暴只能接受，对于命令只能服从的这一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前期的她是默认接受“食物分配”的，而后期，英慧“按部就班”生活的泡沫毫无预兆的被接踵而至的噩梦戳破，这些充斥着暴力与血腥的噩梦一点点蚕食着她脑海中对于做某件事情的标准，让她十分坚定的拒绝食肉，也就是拒绝“食物分配”，然后受到言语和行动的双重强压和打击；先是夫妻聚餐上面对一群于她而言陌生的人对于自己素食行为的讨论，再是父亲为首的家人对她的劝解、责骂和逼迫，强暴的塞肉进她嘴里的行为等。

2.2 现实压迫致使英慧“疯子般的自我牺牲”

“食肉行为是男性统治的核心组成部分，素食行为在父权制文化中是疾病的标志”。^[4] 所以做噩梦之后完全不吃肉的英慧会被诊断为精神病，其反抗自然而然的被简化为“发疯”，即她素食的行为被父权体系病理化。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也就是面对现实主义压迫，女性的反抗在文字叙事，电影作品等多维度的艺术手法中多以“疯癫”的形式出现，即“疯女人”形象。最早出现于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的被囚禁于阁楼的伯莎·梅森，不做常规的事情等于疯了，疯了意味着必须要治疗，要干预。而很多时候“治疗”行为本身就带有规训的意味，这个过程有一个“隐形的规则”，即病人要听医生的话。但是这个

规则有一个悖论，即医生并非绝对正确，落眼文学作品，可以发现很多时候“女性疯狂不是一种简单的精神疾病，而是父权社会强加于反叛女性的标签，是借此压抑女性生命力的工具”。^[5] 尽管如此，我们依旧不能否认，“疯子般的自我牺牲”不失为一种两败俱伤的反抗方法，因为结构性压迫过于沉重，个人反抗力量又过于微弱，“发疯”则是最快且最有效的让所有人明晰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样的行为，所以“发疯”，不一定是“真疯”，但是一定是“发疯主体”对外界求救或者自救的一种方式。故而英慧从拒绝吃肉到拒绝进食最后否认自己的“人类”身份，把自己当做一株只需要阳光和水，谢绝任何交流的植物，疯了般的放弃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彻底的完成了“献祭式”的暴力对抗和自我救赎。

但是女性困境并不是只有一种解决方案。我们同样也能够看到一些联合起来反抗暴力和压迫，不公平对待的女性群体，如电影《还有明天》中那群首次获得投票权的意大利女性在电影最后进行的反“凝视”，那么包括韩江在内的韩国作家为什么多选择集中笔墨于受压迫的个体而非群体？结合韩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一直在持续进行且趋于政治化的女权运动研究，“21 世纪初，受自由竞争热潮和以政府为主导的各种社会运动制度化变革的影响，韩国女性参与妇女运动的意愿大大降低... 韩国妇女运动的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的曲折性...”^[6] 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解决群体问题却多发起于个人并且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多方阻碍，想要彻底的进行男女平等对抗，必须彻底团结内部。故而相较于群体对抗的叙事，对于个人悲惨命运的描写能够引起更多个体的注意，同时更具现实主义批判色彩，如韩国现象级女性主义作品《82 年生的金智英》，书本发行后引发广大读者以及影视观众的共鸣，透彻地展现了在父权制社会框架下，男性施加于女性的监视与约束，以及女性自我施加的这种监视与约束，两者相互交织，共同固化并加深了关于女性角色的固有认知。^[7] 这类作品通过剖白的方式刻画了女性痛苦，对于韩国的女性主义发展更能够起到警醒作用。

认清现实选择妥协的清醒沉沦者

除去压迫与被压迫的写实，在书中第三段《树火》篇中还塑造了一个典型人物，游走于天平两端的认清现实选择妥协的清醒沉沦者，即一开始站在父亲那边劝英慧吃肉，后面因为亲眼见到丈夫和小姨子之间冠名“艺术”的苟合而将英慧送进精神病院，试图通过现代医疗技术让英慧恢复正

常，再到最后不断的自我反省，试图理解英慧的行为并且放任她自我伤害的姐姐仁慧，她在医生和护士最后一次给英慧插胃管的时候上前阻止，“发出歇斯底里的哭喊声。‘住手！快停下来！你们快住手！’...”^[1] 在那一瞬间她清楚的看见妹妹到底想要什么，了解她需要什么。也是她的觉醒在文中表现的最突出的一幕。

书的末尾是她跟救护车将英慧从精神病院送去首尔更大的医院治疗，她说：“说不定这是一场梦...”^[1] 从这句话以及前文大量几近忏悔的回忆和自问：“这一切真的无法阻止吗？”^[1] 可以发现长久以来，她一直是觉醒的，只是这种觉醒耽于现实，耽于自我处境的困顿。这场苦难结局的碎片必须要有人收拾，而仁慧，“从小就拥有着白手起家的人所具备的坚韧性格和与生俱来的诚实品性，这让她懂得必须独自承受生命里发生的这一切”，因为“日子还要过...”^[1] 故而她的每一步选择都像是在悬崖边行走，要竭尽全力才能够不迷失自己，她自顾不暇，也无法拯救英慧。

在韩国近代社会当中，存在着一种被冠以“快乐”的隐喻概念。不是在表达人类基于本能的喜悦之情，而是“为了默默地熬过或消极回避充满肮脏和痛苦的，被人强制的漫漫近代岁月，而产生的一种生存方式或方法。”^[8] 即自我欺诈式的与自己和解，仁慧已经尽力的“快乐”的活下去。不同于选择用极端的方式击碎规则找寻自我的英慧，她的选择理智而现实，她清醒的看着自己的困境但是因为深知自己无力抗衡而选择不挣扎，这类部分觉醒的形象也广泛的存在于其他女性主义相关的作品中，如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中济州岛第一代“海女”全光礼，她的觉醒仅仅停留在对下一代“不要做济州岛女人”的期许上，从未试图直接反抗父权制度，换得男女公平；还有《蜗居》中知道自己丈夫宋思明出轨并且参与一些权力腐败勾当的宋太太，她坦言“该得到的一切我都有了”，甚至容忍丈夫包养情人。部分觉醒是单一主体面对继续生存需求的妥协，既不甘于麻木又无力去改变，最终选取了自认为最体面的方式揭过苦难。

结论

作者韩江在布克国际文学奖颁奖礼上致辞，她“想知道人类的暴力能达到什么程度，想通过《素食者》刻画一个誓死不愿加入人类群体的女孩。”关于暴力这一行为的刻画

在全书多处得以体现，几乎全方位地入侵英慧成长的每个阶段，就像是在她身体四方升起密不透风的墙，想要将墙里的她包裹压迫，直至死亡；而成为树，向上汲取光则自然而然的成为她得到解脱同时对外无攻击性的唯一途径，尽管可能没有人会去理解认同。全文以此为中心展开，并塑造了三类“隐喻”的男权压制背景下的女性人物形象，深刻揭露了一系列现实的社会问题。定义苦难的从来都不是受害者，通过阅读文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这三类女性在男权压制和社会、家庭暴力环境下表现出的无力抗衡，而 2024 年这本书获奖并引起广泛讨论也恰巧说明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现当代仍然存在。因此，拒绝暴力，拒绝结构性压迫和控制亟待解决。

参考文献：

- [1] 韩江. 素食者 [M]. 胡椒简, 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1.
- [2] 生态女性主义. [百度词条] (2023, 12 月 19 日).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生态女性主义>. 访问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
- [3] 李银河. 女性主义和性 [Z]. 中国现代文学馆讲座. (2004 年 2 月 8 日)
- [4] 李媛. 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素食者》中金英慧对暴力的反抗 [J]. 嘉应文学. 2025 (05)59-61
- [5] 瓦尔特. 妇女·疯狂·英国文化: 1830—1980 [M]. 陈晓兰, 杨剑峰, 译.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 [6] 陈晓笛. 21 世纪韩国妇女运动研究 [D]. 辽宁. 辽宁大学. 2024.
- [7] 邢思佳. 福柯权力理论视角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分析——以赵南柱小说《82 年生的金智英》为例 [J]. 长江小说鉴赏. 2024 (33)74-77
- [8] 参见 [韩] 李孝仁: 《追寻快乐: 战后韩国电影与社会文化》，张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序言页。作者认为，这种快乐是对强迫的逆反，是在先后受到日本法西斯主义、美国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和殖民压迫后韩国民众心理状态的直接表达。

作者简介: 王睿 出生年月: 2005、11、13 性别: 女 民族: 汉 籍贯: 安徽 学历: 本科, 职称: 学生 研究方向: 《素食者》中典型人物分析